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全州廷望訂譌

宗裔諸孫　平江震孟搜逸　書林張起鵬繡梓

白下時榮較正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

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眞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八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文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歛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後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然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黜爲沙溪塞巡檢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

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敘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眞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蓋則鄉袞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嘗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欽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二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燬盡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躬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肝胎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

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其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厠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

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寖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佑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予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

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强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且負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

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巳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

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鳴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廉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槖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輙書氏名昭與縶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二日簠簋

惟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卓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克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折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窓詩文

予嘗造玉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窟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粹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喤喤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

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裒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

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跳厲憀慓從李杜間分一段光焰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窻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巳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巳

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入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

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圬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圬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鏝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圬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眞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圬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圬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狥外賤決利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子孫純實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

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目于後

蔡德夫病且貧視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視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吏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

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玗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玗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粲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

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壘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壇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

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
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所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緦緦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耀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

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于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榱棟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袠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

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麗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爲有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頷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墓　至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

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愧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顧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雨霖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驤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嗔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鬼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攪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姊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彝彼美其盛壯兮甘自首於一嫠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顧夫有德者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閼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爲之辭曰耿陰陽之大化兮布濩該埏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乎爲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惟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膚兮誑其愚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耿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抑抉幽而鈎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氷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

之造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
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繽紛高臺曲榭兮如
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
香飄九霄君不見兮柰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畈所喜携諸公詩
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
據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脩兮安能受
物之汶汶掘泥揚波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
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棹頭乎靈均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
生爲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
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錄木摹紙流傳
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
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
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

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鈎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姊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歿已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甚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

午其孫伯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縞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爲文既屬纊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媚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蘖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忍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于劉

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乎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

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欿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欲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

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

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丹窮理正心强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痔荼蓼必薅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畧圃畧之蹟焉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免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穗是莢必有豐年寄宗侯之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珣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湜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

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口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逐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

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古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在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闥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絪縕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

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廻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母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巳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

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狠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羲獻肖其書者也環頌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廣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克克以母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吕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母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説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趍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盖毁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須難其力不倦其心盖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殷人以肥己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校勘祉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克之昔劉煇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煇爲小官乃能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煇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遲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

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麽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亹亹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措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槖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讙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笥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

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
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
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盡其流傳多
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閒與予言相頗肯傾
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
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
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
兄弟二人欽敬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
縑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
岳臂以執袂後者欽手以衒袪又作幼弟背像手持
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
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
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
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太噓廼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
海之飆以突魚龍之變憺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
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鴟夷子之遺乎將波
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
化之會乎將有醎有腥有滑有膻姑苟膳羞以自活

乎寧洞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翺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

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身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問傳大祥素縞麻衣注

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祭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

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飾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良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外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朱冠朱屨此恐未明盖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

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其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其冠其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吊者固當以襢弓練冠爲去而往吊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禮堂收藏